请尊重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祖先

白 漠

闲来翻阅书报,时见一些关于民族问题的高谈阔论,读来常有莫名其妙之感。印象较为深刻的,是某报曾登载过一位专栏作家和从美国归来的学者的对话,可谓是其中的"精彩"之笔。他们说,不知道"黄帝是个什么,比如人、物、部落、种族、兽?"祭拜黄帝"很像电影里的情节,到医院哭爸爸,结果走错了房间。"而且"中国人自称华夏炎黄子孙这都是汉人热衷的,少数民族都不和我们共享一个传说,他们的传说可能是中原一个邪恶部族崛起对他们烧杀劫掠也说不定呢。"

受到这些高谈阔论的启发,不得不重新翻阅历史典籍,印证一下它的正误原委。司马迁《史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魏书》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载,先是刘氏匈奴与汉"约为兄弟",建立汉政权,之后铁弗匈奴"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如果说这些都是汉人史家的"一家之言",不可全信,那么,在元朝由蒙族人脱脱主持编撰的《辽史》同样具有明确记载:"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北魏几代皇帝都到桥山祭黄帝陵,宇文鲜卑则自称炎帝之后;契丹一直以炎黄为祖先,建祠祭祀,以示敬意。辽圣宗曾在《赐园空国师诏》中,对其"上从轩皇"的族源关系作以表白。倘若有谁敢于说这些史实都是凭空捏造的一派胡言,那他一定是个胆量非凡的人。

由于自己知之有限,自然不敢妄作断论。可是,白寿彝先生在一九五一年的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也说过:"关于匈奴,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他们自称是夏代的部落……这么大的一个民族,他们自称是'夏后氏之后',我们怎么能忽视呢!"范文澜先生则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一文中写道:"汉族无疑是少数民族的化合体。它的祖先多得很,不仅传说中的黄帝是它的祖先,而且融合进来的任何一个民族的祖先都是它的祖先。"这篇文章也是他在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讲稿,后来被刊登在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历史研究》杂志上。在中国史学界,至今比他们更大、更权威的大师还不算多,想必这些话也是有凭有据,不为妄谈。照此看来,中国人自称华夏炎黄子孙并非"都是汉人热衷的",不仅少数民族"和我们共享一个传说",而且汉族还与少数民族"共享"许多"传说"。少数民族与汉族拥有共同的(当然不止一个)祖先,在任何一个民族的传说中,都不会视自己共同的祖先为"邪恶"。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黄帝不过是"传说中的传说",而且是人是神、是男是女,全都搞不清楚,谁要说有过"黄帝",就必须拿出考古方面的"真凭实据"来,去"让外国人信服"。所谓历史真实,本质上是人类物质活动、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真实。考古发现不过是一种发现的真实,他并不能代表未曾发现的历史及其全貌。神话本身作为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的产物,对于生活的整体反映更为广泛而典型,对于复归历史原貌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可信性。神话和史诗是人类从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之一,正是这些无文字可考的文化遗产,使至少包括人类历史的"五分之四",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衔接起来。谁也不能说,在已有文字记录和已经得到考证的范围之外,人类没有历史。而且,谁也拿不出千秋百代的尸骨和家谱,来证明自己的先祖和姓氏。至于自己有没有祖先,自己的祖先是个什么,首先是要自己"信服"。公元前十一世纪到九世纪那段与《荷马史诗》相对应的希腊历史称为"荷马时代",而《荷马史诗》不过是公元前六世纪才形成文字的口头传说。

创生神话是所有民族不可亵渎的历史。正如德国哲学家谢林所说:"一个民族,只有当它能从自己的神话上判断自身为民族时,才成其为民族。"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本质上是文化认同的一体,而不仅是血缘传承的一体。所以,中华民族同为"炎黄子孙"。三皇五帝正是中国神话核心的化身,及其民族大家庭形成的标志和情感指归的标尺。当年,以摧毁三皇五帝系统及其华夏一元观念为发端的"古史辨派",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又发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呐喊。其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的解释是,如果不谈民族的时候全国能够团结为一个民族,而谈民族的时候却使团结已久的人民分崩离析,我们岂不成了万世的罪人,还有什么颜面立在这个世界之上?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知识是没有力量的,信仰才有力量。"对于不信仰上帝的人来说,即便找到了诺亚方舟,那也不过是一条普通的船。假如没有三皇五帝,没有各民族的神话始祖,没有了民族精神的依附,历史剩下的那些坛坛罐罐还有多大意义!一个族群遗留下来的文物可能数不胜数,但其最为久远的创生神话只有唯一。

每当读到那些质疑自己的祖先和民族历史的文字的时候,总会想到一位从来"都不和我们共享一个传说"的美国人,就是曾在抗日战争期间由罗斯福提名,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这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学家,于一九二四年开始中国的"边疆之旅"。他先是到了呼和浩特,又跟随骆驼商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过天山山脉,到达印度的克什米尔,后来在妻子的陪同下对中国北部长城一线进行实地考察,反复出入蒙古、东北、华北、西北诸省和西藏,历时十五个春秋寒暑,完成了不朽著作——《中国的边疆》。他以翔实的资料和充分的论证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个与生俱来的整体:中国决不是由哪个民族的征服或者压迫形成的,所谓各个民族的起源,实质上都不过是一个共同种族之间所产生的差异;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华祖先,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由此产生了农耕、游牧和采取其他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同时也会想到另一本书,就是日本东亚研究所编写的侵华部队的专用教材《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书中把汉族之外的民族称为中国之外的"异民族",并且"联想到过去统治中国的历史本身",把"异民族统治中国的事迹"作为日本统治中国的根据。三者相较,心中不禁生出一丝隐隐的悲哀。

三尺之上有神明,祖先离我们并不遥远。一个中国人应该尊重、珍惜和爱护民族的历史,起码不要拿自己的祖先开涮。更何况,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与发展的客观依据,也是其存在合理性的证明,对于民族历史问题的探讨,万万不可信口开河。否认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共祖,也就等于埋下了民族分裂的隐线。

世象杂谈

黑色温暖

蒋子龙

有些东西之所以叫"纪念品",是因为它记录了人生的脚步。

我有一个很大的扁柜,占据了家中最大最完整的一面墙,里面存放的每一件纪念品,都记录了我的一段经历,都有一个故事。其中摆在显著位置、看上去极普通却让人觉得很特别的"藏品"是一块煤,一块实实在在的闪着光泽的煤,放在一个精美的托架上。它是我在平朔煤矿的地下掌子面亲手捧回来的。压在煤块下面的卡片上写着:"9号煤,平均发热量5948KCOL/KG,干基灰分21.6%,干基硫分1.38%,干基挥发分31.1%。"每当我独自端详它或向朋友讲解它的来历的时候,伴随着回忆心里会泛起一股温暖,一种向往和敬意……还有警策和思虑。

我对煤矿并不陌生,曾多次下井,有些还是全国著名的大矿。下井时无一例外都从上到下地穿戴好矿工的装备,头上顶着矿灯或爬进去,或乘升降梯到地心,然后再坐轱辘马进入采掘现场。来到平朔煤矿井工一矿,才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全国第一",我们是乘大型吉普车下井并直达采掘面。其实既不"采"也不"掘",更不是"挖",而是"割",我跟着"割煤机"向前走,竟产生一种坐在联合收割机上在丰收的田野上向前挺进的错觉。不只是我们,矿工们每天下井出井也都是乘坐卡车,像地面上的人乘坐公司的班车上下班一样。平朔煤矿的地下,像一个浓缩的地面上的高速公路网。地下数百米深处蛛网般的巷道,就是一条条相互连接的公路,其灯光、路标、信号以及各种指示牌,周密而规范。它缺少的只是路边的广告,多的是安全警示语。

任何一个矿工只要想出一句有利于安全的话,就制成一个牌子,配上灯光和他的照片,镶嵌在巷道壁上,光芒闪烁,格外醒目。每隔二百米有一个"救生仓",可供三十人生活四天。每隔五十米,道边有一个自救站,备有淡水和氧气……他们的理念是:"生命至尊,安全为天!"

我当时感觉,即便爆发一场战争,也未必能摧毁平朔的"地下王国"!

因此在平朔获得的第一个感觉是"温暖",就因为这里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与他们的生产规模和所创造的价值大体是相称的。他们仅去年一年就为国家上缴税费八十一亿元,创造利润七十九亿元,实现产值三百一十亿元……这是多少钱哪!国家赖以自豪的所谓"占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大头是靠许多像平朔煤矿这样的企业给撑起来的。要知道煤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虽然属于国家,可埋在他们祖辈生存的地方,平朔人给共和国提供的是"乌金",是热能,是动力,这里面也有他们的精神。正像《平朔之歌》里唱的:"共和国的炉膛里燃烧着矿工的赤诚。"那么共和国呢?是不是更应该感谢、尊重、爱护这种赤诚,乃至以同样的赤诚温暖矿工?

平朔地处"天下九塞之首"的雁门关外,统称塞北。至今还保有古战场的遗韵,内外长城及高高低低的烽火台举目可见,"草带烽烟色,蝉为朔吹声。"当我们乘着一阵风沙登上世界一流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的大岸时,似依稀听到了角声连连,重鼓震天,浓烈的烟尘遮住金戈铁马,却挡不住诗人李贺的吟唱:"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奇怪,这塞外的风沙来得猛,走得也急,尘暴一退,一个令人震惊的巨大煤坑呈现在眼前。采煤工作面有几十平方公里,全部机械化,其程序就是"铲"和"运"。一铲下去就是一个六十立方米的大煤堆被端起来了,转头倒进一次可装载二百九十二吨的运煤车里,然后沿着螺旋形的车道攀援而上,一辆接一辆,势如游龙般夹雷携电地驶向选煤厂。即便没有去过平朔的人也可以想象一下,那巨大的铲车若一下一下铲下去,似能把地球给挖穿,一辆辆运煤车则如一座座小的煤山在移动,它的一个轱辘的直径就是3.7米……上千台这样的设备同时作业,该是怎样的一种气势?

——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露天煤矿。

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产煤国,仅平朔煤矿就年产一亿吨,全国还有十三个年产亿吨的煤炭基地。世界上约百分之三十五的煤矿产量出自中国。我们不仅是煤炭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耗国,中国在经济上所感觉到的"温暖",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对"乌金"的开采和燃烧。

——所以,我将其称为"黑色温暖"。

名家新作

枣园遐思

辛 夷

纷沓的脚步,惊了你的甜梦。你伸展腰身,弹掉身上的倦怠,用一脸温馨的绿,迎接一双双好奇的眼眸。

欣喜的笑语,洒在满园的叶子和果上。那半红半绿的玛瑙,晶莹成埃及艳后颈上的绮丽。点缀在枣园里的人啊,如一个个飞天,神游于绿海金果的仙境里。

思绪回到远古的日子。点点滴滴,青翠纷披。前世的你,也曾臂挎小篮,亦步亦趋?也曾手牵绿枝,含笑亲吻枝上的红果,眼睛却从绿的缝隙间望过去,猜透另一个飞天心里所有的秘密?

露水漫过来,醉着你的笑意。红红的脸儿,恰似熟透了的果子。那凝神长望的眸子里,是否也藏了"微风吹兰杜"的惬意?

枣树枝头,花喜鹊翩翩而起,惊了遥远的思绪。目光追随着花喜鹊的身影,有苇絮轻轻拂过起伏的心海。

摇曳的绿枝,托起颗颗饱满的枣子。淡绿盈盈,浅红轻缀。暗香幽散,异彩纷呈。尝一颗,沁人心脾。

"绿叶入幽境,青萝拂行衣。"绿海香雾间,一种灵秀,一种洒脱,一种飘逸,一种和谐,在如梦如幻的枣园,升起。行云流水,袅袅依依。有浑厚的仙乐飘来,心旗摇荡,意醉神迷。是枣仙们的盛会?还是才子佳人独辟幽径,寻觅文字的风骨和清韵?

香雾四散,枣园秋深。绿叶和红枣,缀成秋的裙裾上流动着的波光和涟漪。是谁将这一刻定格成永恒——臂弯里的小篮晃动,嘴角上的笑意盈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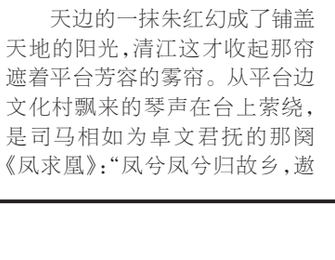
满篮的枣子呀,挨挨挤挤地探出头,细听快乐的脚步,细数迤逦的心曲。

飞天飘飘,带走了枣儿的酣甜;飞天飘飘,留下了耳畔的轻语。

是什么,与枣叶一起,扎根在树的根蔓里?扮靓羊角辫上的蝴蝶结,陶醉旱烟袋上缭绕的升腾和飞离,积蓄着下一个向往和美丽。

枣香,入眼,入耳,入鼻,入口。

枣乡,入心,入梦,入骨,入魂。



心香一瓣

乐水(枣园) 张秀迷 作

我的血管里膨胀着倾诉的花朵(外一首)

王晓风

你把手伸进河里
抚摸着月亮的肌肤
光滑的鱼
在书法的意境中散步
我看见毛笔在舞蹈着
手中的土地
长出黄帝和炎帝的思想
这是一座木屋
散发出酒的芬芳
闪电就是一条路啊
雷鸣吹响了死亡的号角
无论是哭泣
无论是狂笑
在虚幻中触摸命运的坐标
这样的时刻
我听见高跟鞋的声音
敲击着我苦涩的咖啡
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
在星星的细胞里阅读老子的面孔
我的理想
就是让大地的子宫传出生硬的唱响
草和花朵跪拜
祈求幸福的降临
这是人类的仪式么
在痛哭中驾鹤西去
有一只海龟爬进了我的梦
我坐在酒吧里
听着迈克尔的故事
让我的体内蓄满
金色的能量

村庄在我的心里滚烫

高大的村庄是我一生的港湾
村头的那棵树啊悬挂着我童年的幻想
无论我走多远
母亲的目光让我温暖
脚下的土壤里有我的百灵鸟
鸣叫出草根的思想
叶绿素在思乡的路上长出碧绿的天
让我忘不掉的是白发苍苍的老娘
高大的村庄就是我空中的花园
我用文学的灵魂
赞美我的故乡

叠汤圆·叠日子

解飞飞

扬州有一种叠汤圆,古朴独特,很有名气。

许多人为了品尝,步行在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东关街上,不怕费腿劲儿地踏着石板路,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寻觅。抬眸一看,风里飘动着色彩大小各异的布招牌,米铺、首饰铺、木器铺、茶水铺、烧饼铺林林总总,汤圆铺夹在其中,细心的很快能找到,粗心的可要多走冤枉路。汤圆铺里慕名而来的人多,很可能需要拼桌或站着等,然而,即使穿戴精致、领带打着温莎结的绅士也觉得没有关系,反正已经费周折了,不在乎这些。好在大家都是来寻觅感觉的,彼此眼神里有着默契,一起热切探讨、悉心期盼。气定神闲的师傅掀开锅,白而嫩的汤圆在水里熟练地翻腾,股股热气向上升,扭扭捏捏地画曲线,带着醺醺然的醉意,食客们便哑了声,心境如孩童般一样柔软。

叠汤圆的做法是纯手工的,用石臼舂出白白酽酽的糯米,然后反复地筛,筛出很细很细的糯米粉。那汤圆馅是芝麻糖的,芝麻糖做工极其考究,多一滴水少一滴水都不可以,否则硬软度就不对了,白白糟蹋了那精心舂出、筛出的糯米粉。所谓叠汤圆,就是不同于传统的用糯米团包芝麻,而是将芝麻糖放在笆斗中,一次次加糯米粉,不停颠呀抖呀,细细的粉层层重叠,层层累加,积少成多,最后裹成了一只来之不易的汤圆。叠汤圆之所以得以传承和红火,便是"叠"字的功劳,慢慢地叠、重复地叠,将传统的文化、美食的细致、民间的艺术叠得越来越精彩。

热气腾腾的叠汤圆装在蓝花大瓷碗里摆上了桌,一直期盼的食客搓搓手,笑容可掬地注视着传说中的美食。陌生人之间尽情互诉着吃时的感受,有的人赞美汤圆入口怎样绵软、怎样细嫩香黏,有的人说不出如何美味的具体内容来,反正就是觉得和一般的汤圆不一样。也难怪,一则汤圆实在好吃,二则这样费工夫的做法,是将十天当一天过、不问岁月的劳作,已经相当打动人心了。小小的汤圆叠呀叠,仿佛把那种过日子的悠闲情调叠进了人们的心里。过日子其实也需要个"叠"字,若是一味讲究快和效率高,那便是劳碌命,俗话说:"想不通";若是一味地图新鲜、图变化,那是稚气未脱、心气浮躁。要说"叠"字,可是一门艺术,学会了这个字,且能从容大气、恬静华贵,且能品尝百味、洞察蹊跷。会"叠"的人说话语气稳妥体贴、常常关怀备至、不怕繁琐、问候周到,叫听的人舒心,效果自然也好,本来不愉快的事情倒也可以谅解了;懂"叠"的人将一桩乐事辗转反复、日日添趣,使之贯穿绵长、流连忘返,不需要疲惫造势也不至于寂寞冷场;享受"叠"的人则是大智若愚、心融自然,更是步步扎实、层层渐进,面对爱慕珍惜的事物,避免了急猴摘桃摔下树的危险,按捺激情转为柔情,一点点积累、一点点添加,自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回报。"叠"仿佛是无趣的重复,其实说无趣的人是不懂"叠"的真谛,古今多少为难事,若碰上"叠"便要化难为易了。"叠"是用"忠诚"做芯子,用"坚持"做底子,用"认真"做壳子的。所谓"水滴石穿",说的是"叠"的本领;所谓"长江不拒细流,泰山不择土石"说的是"叠"的奥妙;所谓"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说的是"叠"的哲学。这看似简单的"叠",仿佛是没有思维的机械动作,其实恰恰需要最灵巧的智慧和最忍耐的心力。如何选择一件值得"叠"的事情靠的是眼光,如何坚持做下去,并做出兴趣、做出更胜一筹的内容来,靠的是外柔内刚的坚毅。

华灯初上,晚风摇曳,咬一口叠汤圆,咬出浓香的芝麻糖,也咬出慢工出细活的日子来。

岁月游虹

亲水平台

陈敬黎

清江在穿透鄂西腾龙洞地下迷宫后,一泻千里,浩浩荡荡,无遮无掩地飞入清江画廊,却突然在一处延绵数里的亲水平台边波澜不惊了。也许是怕自己鲁莽,失笑于这处淑闺在巴人故里——长阳的汉白玉雕琢,也许是因为这处汉白玉淑媛的至善至美,让他顿生爱意,开始静静地在亲水平台边流连,不时涌起微浪想沾湿台唇,却欲起还羞。这处芳媛让清江这介莽夫收敛了野性,在她唇边百转千回,近一分则显轻佻,疏一寸又嫌孤傲。不时跃起的浪花,亲了台唇的,从此一路欢歌笑语奔入大长江,淌进荆楚,滋润着千重稻菽。未亲台唇的,一路唉声叹气,一步三回头,还望有朝一日再回腾龙洞,重新飞越千里清江画廊,收了鲁莽尽显才情,以求悦于亲水平台,赐其一吻,再此生无憾地奔入长江,淌进荆楚平原,养生万物。

春晨,一抹朱红刚刚落在台上,平台对着清澈的江水开始梳妆,清江迅速拉起一帘雾幕将她遮入帘中,生怕人偷窥了她的芳容。一楫早起的渔舟突然闯入她的镜台,清江顿时扬起雾幕,将它卷将了去,让它在晨雾中飘,飘。它推得好远,到它心无旁骛地收拾鱼网方休。不料,一双青年男女又闯入平台,依偎在平台上双双对着江面,以求洁白的亲水之台为证,让清江摄下他们的倩影,发誓海枯石烂,相厮相守。清江静静地将他们摄在这幅天人合美的山水画中。古往今来世上多少楼台因人而名扬天下,也许有朝一日这对巴人后裔因盖世才情,让他们求证爱情的亲水平台名扬天下,正如一代诗圣徐志摩和一代才女林徽因之于康桥。

天边的一抹朱红幻成了铺盖天地的阳光,清江这才收起那帘遮着平台芳容的雾帘。从平台边文化村飘来的琴声在台上萦绕,是司马相如为卓文君抚的那阕《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有艳淑女在闺房……何缘交颈为鸳鸯。"歌落平台,台载歌,相互交融将忘却了归处的清江轻轻舞起。

一位画师将画架支在平台上,还未收尽的雾结成了团在江面上游移,落在了纸上。隐约有白鲢鱼悠闲游动,倒映在水中的平台与鱼儿嬉戏着,不时把它推去又拉回,将苍翠山峦的倒影荡成一幅飘动的山水图。只可惜三寸纸短,难容千里清江山水。

薄暮渐渐罩住了亲水平台。如织的游人涌上平台,清江扬起湿润的江风拂在游人身上,在游人耳边轻轻叮嘱:轻一点,再轻一点,让平台永远美丽地留在巴人故里,不要伤了她的美丽,不要毁了她的雅致。

盛世修楼台,世上几多楼台因盛世而起,又因乱世而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自古那么多承载着人类美好愿景的楼台,在乱世烟雨中毁损,人何以堪?修楼台以颂盛世,是大德,把楼台完好无缺地世世代代传下去,亦是大德。世上楼台承载着那么多故事流传了千载,亲水平台又何尝不承载着巴人对太平盛世的祝愿,流传万年。

暮色中,一个中年男人紧挨亲水平台栏栅,一边看着坐在平台上钓鱼的老者不时高兴地钓起鱼来,一边用手抚摸着洁白的栏栅,仿佛一位母亲在亲吻儿子的肌肤,那么轻。从他脸上那份愉悦中,体现出他对平台不一样的爱意,正如母亲对婴孩的爱不释手。他是这座亲水平台的构想者,他用才学打造了这座民心工程。尽管我不了解他构想这座亲水之台的意愿,但是,我从这座美丽的亲水之台看得出他要给长阳人的文化遗存。中国传统学人最高人生理想情态莫过于"修身齐家平天下。"他在用自己的学养用心打造这方水土。我感受到了他在赋予这座美丽的亲水之台学者的尊严和人格的独立,因为,我没有在亲水平台上看见一个不该多有的字。他要亲水平台不朽,而不是自己不朽。如果他哪一日在台边再建一楼,我愿撰一联于楼门曰:一身布衣,不屑人中荠薯,你走你的四海,我行我的千秋,天下太平,儒子何必官民?本善良心不邪念,只愿留一江清水,长与渔父行舟;两只敝履,踩遍巴人故土,尊莫尊者自尊,高莫高者德高,我才弗用,何人以为过耶?望左右却思先贤,但求存数丈平台,久给百姓把钓。

暮色终于将长阳这座美丽的山城笼罩了。亲水平台上亮起了五色彩灯,清江将装扮得艳丽的亲水平台揽入怀中,在撒叶儿荷的鼓乐声中步入巴山舞池,在鼓乐中舞动了起来。

凭海临风